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C58
V.3

[redacted]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上論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呂留良云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時解每以稽古紘誦典籍等了却此正是朱子所闢爲詞章訓詁之學而陽明反以此誣朱子者也

學固不止讀書一事。然讀書一事。乃窮理格物之大者。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又曰。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其粲然之

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則是正墻面而立耳此窮理之所以必在乎讀書也程子講格物致知亦首言讀書講明義理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是程朱論學皆以讀書爲窮理格物之先務也若朱子闢詞章訓詁之學正是教人讀書之法謂讀書徒在字句文義上講求則讀如不讀耳學者能於古人之書反覆涵泳融會貫通而實體諸身心性命之間卽讀書一事於爲學之道思過半矣留良動闢陽明而以讀書爲詞章訓詁之學與良知宗旨

何以異乎。

呂留良云門人問學之言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以如其人爲至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效孔子以顏子爲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爲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事焉故不以爲至也

精義范氏曰。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氏習孔子者也。人君習堯舜。是亦堯舜而已矣。朱子或問取之。今留良以效其人爲是。以如其人爲非。然則顏子何以曰。有爲者亦若是也。至有若似孔子。乃辭氣威儀。有相近者。與如其人之義自別。牽合爲一。支離極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呂留良云金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强分枝節看來只大概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道理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卽孝弟亦說得完全耳　又云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便成滲漏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決不爲非下節卽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質字固不相干卽學字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則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卽不犯亂亦與爲仁不同不

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甚大仁民愛物參贊化育都在裡非君子誰能語此

上節謂孝弟之人。不爲不仁之事。下節謂孝弟之人。必能爲仁之事。反覆言之。以見孝弟之不可不務也。留良乃謂上節孝弟說得輕說得小。謬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所云徐行後長。卽不犯上之謂也。以爲輕小可乎。孝弟也者四字。乃申說上文所謂孝弟。又安得以上節爲輕小。下節爲重大乎。金仁山板分質學之說固非。留良謂不論質不論學。不知此孝弟之人。旣不由質。又不由學。何以能孝弟如此也。至謂要做仁民愛物

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此語尤謬。或問謂君子之務孝弟。但以爲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非本欲爲彼。而姑先借此以爲之地也。留良以親親之仁。爲要做仁民愛物工夫而起。則本末倒置。此與朱子之說顯然背馳者也。

呂留良云虛齋不肯將行字代爲字始字代本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孝弟是事上說仁是性豈有事爲性本之理孝弟之事爲仁有爲仁之事但爲仁之事必自孝弟推行出去耳朱子謂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正是行始二字義虛齋自錯會耳

以三坎之說推之。則孝弟正是爲仁發端處。不可云孝

弟有孝弟之事。爲仁有爲仁之事。反似劃出孝弟在仁字外也。孝弟是仁之一事。程子明言之矣。否則孝弟之事何事耶。

呂留良云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貲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窶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峻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卹睦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兄親族不如昆蟲僧道矣故予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無所爲而爲者。爲善之心也。有感斯有應者。勸善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

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
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詩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又曰。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凡經書所陳。感
應功過深切著明若此。亦可謂之勸惡之書乎。感應篇
出於道家。而首所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者。本春秋傳。
功過格始於袁了凡。斤斤較量。異乎聖賢爲己之學。然
何得便目爲勸惡之書乎。放生戒殺。齋供施捨。固非儒
者之道。然以戒殺爲不仁。將謂傷胎覆巢者仁乎。以施

捨爲不仁。將謂𧸘貨焚身者仁乎。至富貴之家。戒殺施
捨。而薄待族黨者。末世誠有之。然只可責其薄於族黨。
不當責其戒殺施捨。齊王不忍一牛。而澤不及百姓。孟
子卽其不忍一牛之心。啟其察識。教以善推所爲。今此
薄於族黨之人。旣知戒殺施捨以求福。則當明告以孝
友睦婣之道。使知彼之爲善小。此之爲善大。彼之獲報
不可知。此之相親相愛。本非望報。而報之者終不爽。誰
無天良。未必不翻然省悟。革薄而從厚也。況此輩薄待
族黨。無非吝惜財物。今并其所爲戒殺施捨者而謂之

不仁之甚。彼且樂得殘忍刻薄擁貲自豐甚而悍然罔忌。以禍福爲適然相值。而易象詩書垂戒之文。皆不足信。是所謂勸惡者。留良之論也。不仁甚矣。

呂留良云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也者不但不粘凡人幷不坐定君子

道理無離却人身說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若不在人身上說。更於何處見得道理。此等過求圓妙。便成蹺蹊。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呂留良云有友論此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儀節上事故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事初

學工夫固須從外面有形象處扶豎起到得旣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非粗節也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不威如何。朱子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不如今人動便打入無形影處去也。據此。則謂重威在外邊儀節上說。未爲不是。留良乃云是徹始徹終事。又云從外面扶豎起到旣學後。又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夫涵養乃敬以直內之功。若重而威。只是莊重不輕佻。如玉藻九容之類。所謂制於外以安其內也。今將重威作涵養精

細說則一重威已盡爲學之全功下文主忠信云云皆無所用之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呂留良云五者只是聖人德容應感處若以此說盡聖人全體却不是　又云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圈外謝氏二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著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滲漏耳

朱子語類云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朱子之意乃謂只說可親一端已見聖人德容之盛不必說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也蓋聖人盛德光輝一時而備四時之氣溫處即是厲處威處即是不猛處非溫與威之外別有所謂厲與不猛也試思溫良恭儉讓是何等氣象留良以謹厚謙退目之謂此是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其大謬一也朱子註中盛德過化存神俱是推原德性上事單在外邊容貌上說不得故金仁山謂

此是補內一層其說是矣而留良謂此是朱子恐人錯看偏在和柔所補意在外面非補內之詞換易註意曲就已解其大謬二也朱子此章總註中引謝氏之說固是仰慕聖人之詞而子貢之善形容處亦意在言外留良乃謂朱子有所不足於子貢故為別義以補之今細觀留良所引註中盛德過化存神之說何處是不足子貢處朱子於聖門諸賢苟有異同處如子貢賢賢易色之論子貢答棘子成文質之辨未嘗不明標其旨何故此章獨為微詞留良謂此章之旨朱子有不足於子貢

是誣朱子矣。其大謬三也。朱子嘗謂某與伯恭論烝民之詩。伯恭最喜柔嘉維則句。某却喜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二句。葢某性剛。所以如此。又云。學者須是剛毅。如曾子子思恁地剛毅。所以能傳聖道。留良不得其解。自欲優孟聖賢。乃敢心疑溫良恭儉讓五字。偏於和柔。其弊流爲鄉愿流俗。意見之差。狂悖至此。其大謬四也。

有子曰禮之用章

呂留良云。只說道理之本然。未說到制作遵行處。故用字即在禮字內。非人去用禮也。若錯看此義。則下二句亦說不去

自禮言之則曰禮之用自人言之則曰人用禮有何差別言用自在制作遵行處說行之而合乎人情即乎人心所以為和也若只虛言其理則禮者敬而已矣何處得見和來

呂留良云蘇老泉作諸經論其尤狂悖舛錯者莫如論禮彼其視君臣父子兄弟皆漠然無情之物凡先王所制為繁重委曲之數皆有妙用存乎其間如此則和之根絕矣宜其以之呈歐陽公而曰荀卿子之文也意含譏諷而老泉方自得意以詡於人甚矣文人膏肓之疾重文詞而輕義理也

歐陽永叔最重荀卿屢與孟子並稱見於集中者不一而足其以比老泉者蓋許之非譏之也留良聞見之陋

如此。老泉之論義理固非。歐陽特節取其文。不復求全責備耳。留艮乃謂意實譏之。而陽爲取之。承叔何至作此狡獪。卽此見留艮之多誣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呂留艮云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傍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親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遠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因字生來若將信恭因看得重大下面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恭只指小節因只指踪跡於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失自然可且遠矣

朱子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故集註卽以合其宜中

其節爲言。正欲人謹之又謹也。若拘本文近字不失字。謂不必幾微無憾。作降一層看。則謬矣。陸龍其松陽講義云。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僅可之念自處。其弊可勝道哉。留。良號爲遵朱。此等處實相悖謬。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呂留良云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苟好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

或問圈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取正於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爲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叅達摩王艮拜伯安他也說是

就正有道傳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留良痛闢陸王。自謂有功朱子。而議論絕不平允。如金溪講學。與朱子不無異同。然踐履篤實。爲朱子所敬。白鹿會講。諄諄於義利微茫之分。聞者皆爲流涕。可謂非有道者乎。良知宗旨。近於釋氏。誠不能爲陽明諱。然其一生。立身無過。體國公忠。明代賢臣。少出其右。留良乃比之陳相達摩。過矣。至云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

學云云。此亦非也。夫所學者果聖人之道耶。則有是四者。可謂之好學。由是而積之。雖有道亦不外此矣。無二途也。若所學者。非聖人之道。則所學雖勤。而去道愈遠。聖人固不肯以有道許之。亦豈肯以好學許之哉。今云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又須看所學何學。如此。則有是四者之人。邪正全未分。另須一番攷正白黑。則本章上三句。皆成虛語矣。留良此等議論極多。如此篇與有朋自遠方來。及中庸取人以身之說。其弊皆同也。充其說。則道亦虛位也。學亦虛位也。是一部

四書皆須一番推本別白。然後不雜於異學也。可乎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呂留良云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孔顏之蔬水簞瓢舜禹之恭已無間境界無窮

語類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高。大概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爲貧。好禮是所好者禮而已。不自知其爲富也。又云。好禮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禮。不恁地勉强。此二條與本註脗合。胡氏乃謂貧而樂。非顏子不能。富而好禮。非周公不能。留良剽竊此意。遂云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又因周公之

云云而推至舜禹之恭已無間失之遠矣。

子曰爲政以德章

呂留良云此頗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馭煩以寡制衆亦自見得此意顧其彌近理而愈失眞者其所爲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曹參之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謙讓未遑放賈生鼂錯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之粗者耳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爲德在至勞非至逸也而漢人僅知以逸待勞故吾謂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出漢下治天下之法固宜其架漏千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見也與

朱子曰。老子所謂無爲。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爲。却付之當然之理。留良勦襲此意。謂其所爲德。非吾所謂德

是已。乃又謂北辰居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爲德。在至勞。非至逸也。如此則是黃老之德。正合北辰之象。得其術以爲治。何不可之有。且黃老所謂至勞。乃流水不蠹。戶樞不腐之說。其精處。正是粗處。不如蓋公所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乃得黃老之精者。留艮於黃老宗旨。並未窺見。顧云後世所見。又出漢下。何其妄也。

子曰道之以政章

呂留良云此章原爲治法分別本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又別一話頭

此章爲治法分別本末。又何嘗不是正身而民化道理。他處言正身而民化。又何嘗不是治法本末之所關係。留艮於書旨相同處。必破碎分析。以疑誤初學。不知何意。

呂留艮云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只得免而無耻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幷非太公子產之所謂政刑也

先王之政刑。皆本德以發。而輔禮以行者也。一部周禮。及散見於儀禮禮記者。皆先王之政刑也。中庸所謂人亡政息。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正以非其人不

能行耳。非能行而仍有弊也。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太公為文武師。孟子所謂見而知之者。太公之政刑。即文武之政刑也。留良乃別之於先王政刑之外。是誣太公也。其意不過因舉賢尚功云云。臆度太公設施之有弊耳。不知此出於淮南子。若史記所載簡禮從俗。則周公旦贊以平易近民。民必歸之矣。至於子產相鄭。夫子稱為惠人。傳所譏不過邱賦刑書二事。其餘政刑。亦皆依正義以出之。故能使國安而民懷。觀誰嗣之歌。則其民亦非盡無恥矣。夫子所云免而無恥者。乃

大車詩序所云周衰大夫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耳。且留良既曰先王之刑政亦只得免而無恥。又曰太公子産不足以當之。怨而卑視刑政如彼。怨而高視刑政如此。任意顚倒。全無根據。以此誑惑無知之人。其罪豈可逭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呂留良云說箇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不是卽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卽程朱之所謂主敬也

既云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是聖人之心。與天爲一也。

尚得謂心自心道自道乎。伊川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西山眞氏云。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工。須當主於一。及其涵養純熟。自然無二無雜。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今謂不踰矩。卽是主敬。是混下學上達爲一候也。失之遠矣。

呂留良云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活到八十九十又須有進候不同處　又云講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去甚可笑

學至從心不踰矩。猶不謂之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不知留良所謂神化成全者當何如也。朱子云。再加十歲也

只是這箇。終不是至七十便畫住了。此言聖人之學。徹始徹終。即至從心不踰。其維日孜孜者。未嘗少懈。非謂所造更有進於是也。留良竊朱子不畫住之語。謬謂活到八十九十。更須有進候不同。嗚呼。孔子爲千古獨至之聖。此億萬世凡有血氣之倫所共知。而留良獨若惜聖年之促。未究其所學者。誕妄一至於此。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呂留良云發謂日用動靜語默間皆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明固非離却夫子所言而泛言發夫子之道亦非語意也

語類器之問亦足以發。伊川有天理昭著語。與先生所說不同。曰便只是這個夫子所言。他別會發明而行之。
按此。則發明所言之理。卽是發明夫子之道也。道之義蘊弘深。非語言之所能盡。顏子體認眞切。一一見之行事之間。所言之道。方顯然昭著。若說一件做一件。便不得謂之發矣。聞一知十。以知言。亦足以發。以行言。總見得顏子於聖人之道。融會貫通。觸處洞然。故終日言之而不見其違也。粗疏淺陋如留良者。烏足語此。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呂留良云有謂人之爲學以見聞自牿者多矣君子之學求諸心而自得曰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曰知其所未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也猶之看書初時所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晰精微或悟前解之粗或知他說之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矣註所云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才止曉得一本說約俗書自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博考講章如所謂蒙存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爲無所不知而究於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之迂訛大全之騎駁不能辨也此以駁雜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註如袁黃之改註葛寅亮之湖南講及說統說叢等此又以謬妄爲知新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心而徒爲講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別有所謂新者當舍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

人明言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內知之得力原只在溫之內未嘗云棄故而知新也

故爲聞見。新爲心悟。即註中舊聞今得之意。語類所謂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已者是也。即如留良以已知未知言知字。仍在心上說。豈可謂都只在聞見乎。大全蒙存淺達說約等書。於程朱之註。各有發明。留良必欲概行抹殺。自謂恪遵傳註。然如此章朱子以故爲舊聞。而留良云非謂故爲聞見。朱子以知新爲心得。而留良云都在聞見中說。所謂離叛謬妄者。將自繩之不暇。而暇繩人乎哉。

子曰君子不器章

呂留良云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此段云云。支離極矣。試揣其意。所云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者。言君子無智名。無勇功。不可以器言也。又云須放在器字中看者。言水火工虞。古人有專長。君子未嘗不器也。此由不明器字之義。故極意穿鑿。愈說愈遠。蓋所謂器者。謂一才止適一用也。如留良說。將以治水教稼。爲禹稷之一才一藝耶。君子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集註甚明。留良何全不體會耶。

子貢問君子章

呂留良云先行句卽落箇其言則其言非泛指辭說卽所知之事理也若云我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與别章重行愼言之義不同别章言行平對泛說故行字去聲讀此只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留良以其言爲所知之事理乃襲語類中門人問語至云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是一件與别章重行愼言之意不同則又不是程子以先行二字作一句朱子曰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

行據。此則作兩句讀。道理自明。朱子又云。若道理只要自家行得。都說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據此則與別章重行慎言。非有兩意也。

子張學干祿章

呂留良云干祿不是不講言行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

李延平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洩而見諸事爾。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此條說得最明。今留良

乃謂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是不惟萌諸心。而且見諸事。看子張便是後來譁世取寵一流。聖門當日。安得有此學術乎。

孔子謂季氏章

呂留良云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紈袴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騃蠢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僭竊之罪。無大小一也。季氏之舞八佾歌雍詩。其心即竊國之心也。故夫子誅其意曰。是可忍孰不可忍。集註引謝氏云。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爲

乎。留良乃從而爲之辭曰。權臣妄自尊大。紕禆文理不通。與莽操僭竊爲異。嗚呼。聖人以可忍二字。明定爰書留良以駁蠢一言。陰更成讞。是何肺腸。殆與於悖逆之甚者矣。

三家者以雍徹章

呂留良云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何承又不得不承又寔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

註中明言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非故婉其詞也。謝氏以上章爲不仁。此章爲不知。或問謂有未安。正

以不知二字。詞義太寬。非所以警犯上之徒也。惟曰無知妄作。則詞嚴義正。凜乎不可犯矣。留良乃曰並不許三家明認僭竊。又曰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自謂得聖人立言之妙。不知聖人於此等處。直是雷霆鈇鉞。安得許多蹺蹊乖角氣象。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呂留良云君子無爭不是故尚高雅原以天下本無可爭耳　又云君子無所爭句每易說得太高便攙入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只是抑然自下不欲多上人方與雍容揖遜意思一串說下

此二條自相矛盾。天下本無可爭。即是混是非。忘得喪。

攙入老莊齊物甲裏去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呂留良云禮後句看作悟境便入禪一著高解便入老莊禮豈爲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僞非禮後矣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

文質有本末。即有先後有先後。即有輕重。棘子成欲去文存質。子貢非之。正恐其流於老氏禮僞之說也。然子貢之言。朱子謂其有弊者。以其於文質之間遂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其中耳。留良謂一著高解便入老莊。是已。然云後字。是重禮

之義則不特文質一視而且有倒置之患豈復卜氏本旨哉解經一字不的確便與聖賢語氣天地懸隔學者察之

呂留良云有云子貢頴悟子夏篤實以大意爲可觀而忽遺乎名物此頴悟者之言詩也若精詳訓詁而忽然旁通於詩之理離而適以爲合非篤實者不能故聖人尤喜與篤實者言之曰詩之教與他經不同觸類旁通斷章取義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悟詩或因詩而忽悟理皆得詩教之妙故夫子許之無異詞與一貫公案又別一貫兩章問答開示語句已自不同子貢之不及曾子固不待言而決若言詩之本領高下則子夏斷不及子貢聖人必無喜與篤實言甚於頴悟之理

呂與叔東見錄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

吾曹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也。朱子曰。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顏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段長進。合程朱之言觀之。所以推崇子夏者。未曾後於子貢。留良乃謂言詩之本領高下。子夏斷不及子貢。豈不謬乎。陸象山語錄論此章謂子夏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然後來却有所泥。故其學傳之後世。尤有害。其意蓋以子夏禮後之論爲知本。到後來與子游論本末處。泥於區別之見。而傳之後世有害者隱以譏紫

陽耳。留良欲闢陸王重本之論，幷不滿子夏禮後之說，故前條以後字爲重禮猶爲子夏回護至此又自覺前說之牽強，索性謂子夏之本領，不如子貢，隱寓不滿禮後之說之意，留良剛愎謬戾，敢於詆誣先賢如此。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呂留良云夏，殷之禮夫子皆能言之但杞宋不足徵耳然使杞宋雖微而文獻尚備猶可有爲乃無如文獻之亦不足徵也文獻當在杞宋之外有謂卽杞宋之文獻者誤也

本文文獻不足故也一句，緊承上二不足徵言，杞宋所以不足証吾言者，由文獻不足故耳。文獻自應就杞宋

而言。文義方順。今留良乃云文獻在杞宋之外。則本文故也二字。如何說得去。且古者列國分疆畫界。凡典籍官守。師承授受。惟本國之人知之。而他國不與焉。夫子問禮。必適周見老聃。至齊而後得聞韶。季札聘魯。乃得觀樂。韓宣子至魯。而後得見易象春秋。此皆文獻必在本國之明驗也。以謂即杞宋之文獻爲誤。豈非說夢。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呂留良云魯禘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始於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非據然据魯頌之詞未可謂盡出周末先秦也

禮記經大戴刪後又經小戴刪爲四十六篇至東漢馬融始增明堂位月令二篇後又增河間獻王所作樂記一篇是小戴以前尚未有明堂位也王莽踐阼受九錫稱明堂位以定其儀蓋劉歆輩所僞作先儒考之雖未詳而以明堂位成王賜魯郊禘之說爲矯誣不足爲據則至當不易之論也留良乃據魯頌之詞以爲不盡出於周末先秦是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爲有據而魯用天子之禮樂亦未可厚非矣程子不辨明堂位之僞而直斷之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蓋謂即出於成

王伯禽亦大悖於禮而不可以訓是乃聖賢扶樹世教之義也而留良必欲反其義是誠何心哉姑勿旁引即以魯頌之詞考之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未嘗賜以天子之禮樂明矣繼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然後及郊天配稷之事則僭用天子之禮樂自僖公始昭昭矣假令成王賜而伯禽受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當直接龍旗承祀其文乃順何以特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於龍旗承祀之前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謂以周公之聖而子孫僭

逆如此。周公之業。至是而衰也。若伯禽時。魯道方盛。何乃歎其衰乎。留良不信孔子程子。而轉據魯史克之詩以附會明堂位之矯誣。而駮先儒至當之論。殊不可解也。至或問禘之說章。又引孔子之言。而謂歎周公之衰。其非伯禽之事可信。蓋留良本意。不過選刻時文。以圖微利。隨意信口。胸無定見。徒爲有識者所鄙笑耳。

或問禘之說章

呂留良云中庸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禮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王不禘之義自見矣

或問云。此章發明追遠之意。與中庸之意。未始不同。按此。可知國與天下。彼此偶然變文。非借天下二字。以明不王不禘之義也。留良此等處。總是私智穿鑿。絕非聖人語意。

子曰射不主皮章

呂留良云不主二字一以奮武衛一以揆文教兩義都備

按精義。謝氏謂射而貫革。主皮也。射而不貫革。不主皮也。主皮不主皮。以其力之不同也。朱子辨其非是謂儀禮言射。固有此二類。然此專以其不主皮者言耳。留良

乃謂武衛文教兩義都備。是即謝氏或主皮、或不主皮之說。非聖人發歎本旨。

呂留良云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要知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便是爲力看王者揆文教處能得幾許地其餘皆奮武衛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術哉如此然後萬物各得其所其用力處乃所謂德也杯酒釋兵豈非絀力而中原塗炭何尚德之有先王誅惡力何不竟用畫布并其皮去之邪

按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其地在侯甸之外。要荒之內。介乎內外之間。然揆文教之地。在內而重。奮武衛之地。在外而輕。則聖王之心。槩可

見矣。大禹之祗承於帝者。曰文命敷於四海。其告厥成功也。又曰聲教訖於四海。皆言文教之修。不云武衛也。周家散軍郊射而後。六韜之略。固不能多於周禮之書矣。從古戡亂以武。致治以文。二者不可偏廢。而其本末輕重。有不得而倒置者。留良乃較量於道里之間。妄謂揆文教之地甚少。其餘皆奮武衛之地。無論稽之禹貢五服之制。絕不符合。而聖王之文命聲教。乃欲以道里限之。陋矣。況夫子慨慕古道。尚德而不尚力。留良必謂聖人作弧矢。便是爲力。用力乃所謂尚德。是立意與聖

言馳背也。豈但講書謬誤已耶。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章

呂留良云從天看下則君臣尊卑雖截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級耳　又云他人枉作許多血性赤心格言都在心上起論若講心則人心不同願忠不願忠盡忠不盡忠憑人異志惟本天來則絲毫欠缺走趲不得耳　又云分即所以盡心也易盡者心難盡者分非分偽而心眞也偽者更不循分耳

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若云禮之等止於一級。而尊卑之遞降。相去一間。將謂上天下地之間。不甚懸隔乎。此凡有人心者。皆知其說之謬妄也。若夫忠字之解。對信言者。先儒以忠爲實

心信爲實事對恕言者先儒以忠爲中心恕爲如心又曰發巳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又曰盡巳之謂忠推巳之謂恕自盡盡巳云者皆謂盡巳之心也至委質爲臣所恃以報吾君者秖此不二不欺竭誠盡敬之赤心此靖獻之本也故曰臣事君以忠試思理之當然有一不本於心者乎註中言理而歸之自盡乃合精粗兼內外之謂盡也專言內者無實專言外者無本皆不可以爲自盡離理而責心人心誠不同矣離心而求之天又孰惇之而孰庸之乎心之難盡正以分之難盡也分未

盡則心亦未盡。豈可謂易盡者心。難盡者分乎。先儒謂
如扶醉漢。扶却一邊。倒却一邊。又謂議論只好隔壁聽
者。正留艮之謂。學者不可不深思而明辨之也。
呂留良云禮忠二字人多畧去粗節而求精微云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易遁離理而責心亦艮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禮忠二字。正在誠意交孚。兩盡其道。方爲至極。若只在
粗迹上說。則是以虛文相縻而已。況粗迹上做得周到
必自誠意中發出。果然誠意眞切。則粗迹上。有不期然

而然者矣。若無誠意，則粗迹上，又如何勉強得來。留良
終日說不誠無物，到此又復夢夢。可知口耳之學，無所
用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呂留良云功名品量正要分別看管仲
雖使功名再加盛而其器量只如是也

品量之高下，固不盡在功名之大小。然而本深則末茂
實大則聲宏，亦是必至之理。如有伊周之品量，則便有
伊周之功名。假使管仲當殷周之世，遭時遇主，未必能
有伊周之功業也。註中明云不能致主於王道，安得謂

功名之大小。不關品量之高低乎。故謂功業不足徵品量。乃浮大而無識之言。即此可知留良所學之膚末矣。

子曰惟仁者章

呂留良云兩能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事應上說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體上說便落空蕩無私心只說得仁者二字一講到好惡便有箇理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故謂之能

在理上說便精微。在事應上說便粗淺。是理與事。不相貫攝也。在理上說便著實。在心體上說便落空。是心與理。又不相凝合也。天下有此不在事不在心。而懸空無著之理乎。仁者之能盡好惡之理。正以其存於心者無

毫髮之私。見於事者。無幾微之誤也。今析心理爲二本。離事理爲二物。轉使此章之旨。無實際之可憑。則所謂落空者。留艮實自蹈之。

子曰富與貴章

呂留良云有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極悖謬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大者正指此也

以富貴貧賤爲重大。終食無違爲小。其說本語類。孟子曰。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夫簞豆之小於千乘。夫人知之。而足以觀人者。此正終食造次顛沛之頃。微而

易忽。暫而易忘。人能矜持於富貴貧賤之交。而不能不作色於簞食豆羹之際。非存養之密者。安能信其無違而必於是也。然則終食之事愈小。則存養之功愈難。此正聖賢微旨也。

呂留良云有謂以道卻富貴亦可以道卻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都以道爲衡是亦巧於卻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卻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賤終不能卻安能以道爲衡而巧卻之耶故不去貧賤之人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所謂仁也

富貴實有可處之時。貧賤實有可去之時。故以不處不

去者爲能審能安。而名以君子。若謂郤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賤終不能郤。則不去貧賤。并不必獨行之士能之矣。原憲捉襟肘見。納履踵決。而以是貧非病自安。可謂確乎不去者。聖人不許其仁。正以怨欲之念雖不行。而怨欲之根未盡拔。尚須密以存省之功也。留良乃謂聖賢於取舍上面。毫無繫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是直將不處不去。看作樂天知命之聖人。失之遠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呂留良云第一節理當見人未見第二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其人只用理事人三字安頓三個未見覺的確清楚

東陽許氏曰此章三未見字不同前未見及章末未之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謂無其事留良剽此語而又添理字與事與人分配三未見則謬矣

呂留良云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折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為仁不是論好惡也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

此章論為仁之功正在好惡盡誠上說好仁無以尚斯仁存矣惡不仁不使加乎其身斯不仁去矣留良乃謂

原是說爲仁。不是論好惡。請問此章之旨。舍好惡之外。何處是著力處。又謂此之好惡。只在資禀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尤不可曉。夫所謂資禀德性者。必自人身而言。安得謂非用情發意。如其資禀德性而好仁也者。則用情發意。必好仁矣。如其資禀德性而惡不仁也者。則用情發意。必惡不仁矣。資禀德性其體。用情發意其用。本一串事。如之何其岐而二之也。且好惡者。即用情發意之謂也。既曰好惡。又非用情發意。不通極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呂留良云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

事物之宜在天下。所以處物之宜則在吾心。留良謂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是義爲鶻突懸空之物矣。上面又如何先說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一行之內謬戾難通若此。

呂留良云適莫作通套可不可看却誤兩字乃人之私心薇見不是外邊行止

私心薇見如是。則外邊行止亦如是。未有心跡判而爲二者。以可不可釋適莫。正註中所引謝氏之說。何誤之

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呂留良云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於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

又云此是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實却在盡已推已做入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丁本心之學也

留良以本天本心爲儒釋之分。而以空拈心字爲流入

于釋氏本心之學。其說似巳然。朱子於此章或言一心。
或言一理。而於集註。則合言之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
是則心爲衆理具備之心。理爲心所包含之理。故雖專
言心而未始離乎理。專言理而未始離乎心。吾儒之學。
所謂體用一貫。異於釋氏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之說也。
且所謂天者。亦卽吾心所具之理也。離心則天於何寓。
泛之指於穆不已乾道變化。而不本諸心。則忠恕之在天
地者。於我何與。盡己推己。必有所以盡之推之者。豈但
拈天字之可了乎。朱子有云。天地生萬物。物物有一天

地之心。聖人應萬事。事事有一聖人之心。可見心字最要。止拈心而不本於天。是有離理之心。止拈天而不本於心。是有離心之理也。均非聖人所謂一貫也。

呂留良云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個一分著便各有一個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

程朱之解。皆以忠貼一恕貼貫。此不易之論。非生枝節也。蓋惟如此。方見得聖人本末融會精粗一致之理。留良乃云恕也只是一。又云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甚

哉所見之謬也。夫所謂恕只是一者。將謂百千萬恕各得一忠。如所謂物物各一太極耶。則一仍屬忠。而非恕之一也。若謂忠自爲忠之一。恕自爲恕之一。則忠恕二字。全無交涉。何謂本忠行恕乎。如留良云。是於聖人之道。會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之妙。一筆勾罷。且連本文貫字。註中推字。俱可不用。只消一字便了矣。

呂留良云道理只是一個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個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症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個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若到忠恕句纔去融會一貫此理便

費分疏只是在一貫中即一片說透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橛曾子之言亦不曾瞞過上橛也

留良謂只是一理。而所以一貫。各人不同。比之傷寒症候不同。而治法亦異。其於此章之旨。如風馬牛之不相涉矣。夫症候不同。而治法亦異者。在聖門之教。如子游問孝則告以敬親。子夏問孝則告以色難。子路問聞斯行則退之。冉有問聞斯行則進之。千差萬別。各有攸當。然非一貫之旨也。若此所謂一貫者。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無理不收。無法不貫。如衆曜之麗天。如萬川之歸海。安有隨人不同之事。苟有不同。則不足以爲一。而

亦不足以貫萬矣。留良於此章之旨。茫無所見。所以議論若此。亦可見其支離破碎之病。入於膏肓矣。又謂若到忠恕句。纔去融會一貫。便費分疏。要先於一貫中。一片說透。尤爲無理。夫所謂忠恕者。曾子因門人之問。故卽學者工夫。以明聖人道理。乃有忠恕之說。若上節夫子口中。只明一貫。未嘗先有忠恕名目也。留良欲於一貫中。預透忠恕道理。淩躐顛倒。豈非迷謬之甚乎。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呂留良云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知然後篤好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儘著講得進至喻利則人

但將貪汚一流皁煞不知這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實曉得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汙之人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并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爲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喻者其爲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地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愿今人竟望爲君子不可及之人矣

豈不可恨可痛

喻字自屬知邊說。故註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元有兩層。留良以喻字兼深知篤好不分層次。非也。至所論小人高下之等。則謬之又謬矣。忠信廉潔。義之事也。內忠

信而外廉潔則表裏皆義矣。縱使隱微端倪之地，不無私意之偶萌，是亦君子而未純者，豈得日為喻利之小人乎。小人雖有假托於君子之時，然未有久而不敗露者，或富貴而驕溢，或貧賤而隕穫，患得患失，千態萬狀，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即孟子所謂似忠信似廉潔之鄉愿，止可以欺流俗，而不可以欺君子。如公孫弘之巧佞欺世，轅固董仲舒早已窺其微矣，豈有小人假托於君子而不敗露者乎。今以忠信廉潔之士，而逆揣其心，謂所行雖合於義，其實從喻利來，如此則雖有聖賢之行。

何難目爲矯僞。而誣以爲小人乎。至於見小利而忘大害。徇近利而忘遠害。此正小人之深於喻利也。彼其心止知有利。利之外一毫不以動其念。有告以利中之害者。而彼不信也。卽明知害之不旋踵而至。而無如好之篤而不能自已也。此所謂喻利。此所謂小人也。而留良以爲是猶淺之乎言利。非能喻利者。然則將以畏大害而屏小利者。爲喻利乎。將以畏遠害而舍近利者。爲喻利乎。夫利之所在。無非害之所在。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正示人以利中之害。使嗜利者知所儆也。人苟常

存一畏害之心。則不敢復萌貪利之想。雖未至於喻義。亦庶幾近之矣。如此而謂之深篤於利。較貪汚之小人爲尤甚。謬乎不謬乎。留良以奸邪貪鄙之小人。矯飾道學之名。其術不可謂不工矣。而卒不免於敗露。然則所謂與君子疑似而人望爲不可及者。乃留良之所冀幸。烏知指視之嚴。必不可掩。自古迄今。未有奸邪詐僞。而不敗露者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呂留良云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

故訥言卽指日用語默若說做著書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辨非言行做工夫實地也

日用語默。固爲切近工夫。然著書立說亦言也。留良以文章非欲訥之言。然則君子豈專奉守口如瓶之戒。而執筆爲文。反肆然無忌耶。偏指著作爲言。誠有病矣。矯其說而謂著作是文非言。則膠滯不通。其弊將使多言者不以舌而以筆。豈聖人垂訓之意哉。

子曰德不孤章

呂留良云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修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上句言其理。下句言其事。理事相應。乃可以堅修德之志。此朱子之意。卽聖人之意也。留良乃謂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則是有其理。不必有其事矣。欲求高妙。反成鶻突。墮好修之志。而靡其氣者。必自此種議論開之。